

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T5417 / 4298 B.1

楊
外
卷
集
二

廿二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哈佛大學哈佛葉京
圖書館珍藏印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瞻浸
蒼山像靈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
人英又裒然育燁然縟犁然有當於中州之奧區卓
乎無謝於南溟之奇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
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

易上卷之三
卷之三
一
爲邇封陸終爲黃帝之所娶若水爲顓頊之所生產
里爲湯亳之貢國濮人爲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
以覆視奚待常頰爲通道始而唐蒙爲開郡先乎昔
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臯徐雲虔若竇滂若樊
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昉列實則錄存書
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弓具存然或
失之誤或失之略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慝其能說
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泉郝公按部駐郡
緝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叅相

龍山沈公僉憲膠峰安公板令於太守龜厓蔡公二
守小溪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溪李
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
著之詳於是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
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
則龜厓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
英躔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
一鼎新之賁飾之輪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
之蘋洲謝宣成之疊嶂矣其爲新志之助不亦多乎
慎也恩譴裔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儻屢

香界珙岑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
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劍州志序

志流別於史九丘先於六籍地象倣於河圖雖迂怪
弗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劍以山形名
州人皇乘祇車出谷口秦宓謂卽劍道之谷沂其世
正際九丘而岷山之精上爲井絡見河圖文寔今井
絡關劍首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益哉三代以
還劍代爲要害地唐爲節度雄鎮領縣有八碁布于
環三四百里內連城擊柝相聞也今登高望之歷歷

在目迨

國朝劍獨遠於宸極最爲最陋四境相距千里遼絕
二百里而遙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而遙
得郵繁雄昔如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運則然
抑亦王化有遠邇歟官其地陋其土窳其政者往往
是也武緣李白夫璧來守是邦獨事振厲希古良牧
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新學宮祀鄉賢表名宦公館
郵置皆鼎新之勞以身先教以身率劍之士久爲荒
僻至是有哀然舉者始也余徵其政于聞旣而北征
路貫劍門又徵之于見白夫出其所脩劍志繙之又

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俗民風炳如也將無望于
嗣守者歟斷碑殘碣遺文墜什拾于奧突荒蕘者又
哀聚此卷若與景陽子厚之銘少陵謫仙之詠競其
英爽過其地者觀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州也可無斯
志夫白夫請余序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靖甲申
時白夫已遷秩去劍云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
部首粵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
法癸葺試寘昂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

布政司

某

司調按察司

某

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

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慎選精遴昉局竦事罔弗虔學

官

某

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

二入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

某

所睫擇也先

長夏回星淖鴻湛聲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

鑠院御史蒞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斯有如

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

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

內司試者鏞之爰爰如也鰓鰓如也公簾以外司調

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

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
卅人鏤雕其文之優廿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
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
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行於文章三
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
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効視三代稍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盲否

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彛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
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
兩傳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
古註疏與陳澔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
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
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
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
菁莪樸棧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旣久
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

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
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滯魄陳陳相
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異瞶瞶誦詩
閻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
諸儒且慙焉况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
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
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於今日收濟濟之

士迓穆穆之衡行媿於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
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
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
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
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
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徼榮靈
假於諸士子僭書以俟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某也當後錄以

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喟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
之脩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于臚句魁選於
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于額計而弗獲
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曰滇曰遐
域某也竊載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
黑水玄禹之導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
武葉榆氏郡永平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
斧畫矣跡是以論非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
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三咸五之盛跡也我
太祖高皇帝德隆黃夏業懋炎漢以世運輪衍之寔

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不足言也滇之啓閉
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啓而殷周閉兩漢合而
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之廣矣大
矣况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

皇仁聖以文致太平明詔于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
時沐浴涵泳能無慨然矣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
以文爲鞶帨之藻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
內也

聖天子所以寤寐賢雋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

正有言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
乎哉必也濟乎義某也於斯文無能爲役敢籍是言
爲子諸士誦之以終鹿鳴之義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實
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槩撫庀續食豫資用寔文
科攸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鎮維重
臨士爭快睹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入
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某所遴也先某應聘于
邁途貫重阻山則侵霄谿肆無景草樹蒙密分天閱

日虎豹之所穴猿猱之所捷上援弱枝俯蹈弱泥步
者鏐橈利屐騎則緘鐵鑿蹄晨與鷄俱興夕篝火猶
登信天下之至險且遠也又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
緯壤沃屋潤鬱鬱乎葱葱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采
之儀腆郊勞之飫豐融融乎泄泄乎日垂精于文治
矣逮鎖院則白盛青堊黃簾綠幕輪奐改觀心神怡
曠嘖嘖乎籍籍乎曰助飾乎文事矣三試竣事分經
閱卷文則彬彬有中州風其敢以遐異衡述改鑿乎
精覈嚴復得士之中式二十五人梓其善文二十篇
爲錄以獻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寃于土人有恒言

曰水土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囿也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職地產方貢品明疇列而獨恠其詳于物而略乎人也又讀周官職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恠其詳于民數而略性與俗何哉及汎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職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晉燕宋六國而貪麤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固之地里列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而剗毅而險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唯然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之

今何啻磨槎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習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也者有教無類粵稽諸古大禹出于西羗也少連生于東夷也是皆夏周之賢聖也降而漢唐相如起于巴蜀九齡出于五嶺歐陽詹挺于閩海姜公輔生于愛州抑其次矣

皇明區域遠過日月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之

化則軼三代而隣唐虞貴州古之鬼方黃帝所娶之
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鄉聲名文物之見止此至
我

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衣
裳之列箚砦而闔閭之百年以來道潤德洽文覲武
匿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夜郎今也觀國光茲
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爭
相嚮風先是三年爲丁酉寔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
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
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

之士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
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尚
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爲文章
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勿以遠自畫地自
限哉某於試事無能爲役而授簡僭羣言之首請以
瞽誦敢告勸駕

三楚壯遊詩序

南國寄梅竭來小雪東橋折柳行指孟春溪山之征
邁紆懷岐路之睽離軫念爰鳩同調乃燕將歸揚子
伯臣者連然韻士也多才多藝不忤不求詠詩考槃

敦易蜚遁山梁飲啄遠樊籠而無心江湖浮遊捐鍾
鼓以不享楚澤非淹于桂樹周原實睠於棣華萊服
承歡潘輿送喜江魚入饌檣燕留人紹陳氏之英靈
珠星聚夜分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解珮弄珠逢漢
濱之遊女引商刻羽和郢中之騷人將辭敬梓之邦
滌過折麻之地余衰臥天一柱子行望月兩鄉他日
清風自深玄度之想茲晨零雨得無子荆之詩分題
古詩五言合爲各體一卷題有楚字者詩緣楚吟也

周受菴詩選序

粵若稽古吾蜀詩始萌芽蠶叢有日月二章蜀著龍

歸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卽
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愛而尚
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制郊廟樂
府之作溢爲封巒天覆之詠中葉擅名四海爲雋焉
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爲古今詩聖降而劉
灣雍陶苻載李遠唐求苑咸之徒振其末嚮蘇文忠
公宋代詩祖而輕軫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詩律不逮
古人蓋規磨之談娟嫉之訾耳唐庚韓駒吳巖後溪
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嵎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
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揆藻以開

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遵晦
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安
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慎脩全蜀藝文志載之
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穎異秉資弘深績學經術
古文之餘剩爲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至長憲外臺
不廢披閱討論可謂胸有萬卷書宦輒秦邊晉塞桂
嶺昆池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行詠之邊徼和之
友生寄之山水子夏之云止禮義莊周之云道性情
管子之云紀物陸機之云緣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
之云詠懷寔皆具體兼之和衷觀之可以備圖經行
之可以裨經略豈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爲高談者
曰作詩無益則詩教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冊
藁示慎且曰選纂不必多古人無多也慎快讀三復
摘其必可傳者若柯篇題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
之萌芽流裔以傳受菴天下士而尚友古人者慎以
一邦一邑言陋且難矣翳亦尊鄉敬止之私爾尚埃
海內名鉅掬爲太序茲其稊韋之先糝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袞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
屆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

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誥有陳松谷
文不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慎也屏居遐逸未
及拜翁而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舍百善
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證之洪範之稱福壽
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奚以
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
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識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
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
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豸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
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
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
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元魏史見羅結百
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百三
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
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况今
皇上誕敷皇極歛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卷壽域而
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
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
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攸遠之徵於

本手春文集
百齡外云

玉岡詩集序

昔人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篇章言富貴才藻之難兼也走竊以爲規磨之論觀乎治古以上咎陶之賡歌八伯之屬和周文公之頌召穆公之雅祭公之祁招吉甫之江漢大抵以經濟爲才而勛華爲藻矣迨其下衰猶有先軫之敦詩祭遵之雅歌又其下衰尚有曹景宗之韵競病斛律金之歌勅勒曹將軍之應制岳忠武之北伐又不離楯鼻刀環而兼夫縹囊緇帙事業文章之說其然豈其然乎明故太

師黔國沐莊襄公開國功臣黔寧昭靖王六世孫也自二王作屏於滇南羣公繼之當就日之勲翊開天之業萬世大功一代懿佐時則颶回霧塞而沉烽靜柝成周所稱方召之倫何以度越蓋開國之臣未之或先也蟬嫣相繼重公屢將傳珪襲紫滇越世守忠愛流裔屏翰一方廟食百世又魯伯禽齊玆公之所難蓋守成世祿什百倍蕝而未之先者君子曰昭靖王之亨屯難也壯以貞惠襄侯之克負荷也嶷以愿忠敬王之啓國封也昌以大武襄伯之固封守也鎮以謚榮康公之討叛夷也才以武至繼軒公明經術

崇文史與儒生埒能偉矣武僖公之光成業肅邊徼
與名將爲多傳都督公蚤世而莊襄公承之時值
敬皇臨御十八年間臥鼓皋及鶴膝犀渠無所於試
麟蹄兔穎競用相高投壺雅歌之餘緩帶輕裘之暇
文人韵士遊行於金碧之間刻燭擊盃聯詠於玉岡
之上是又足以黼黻乎卿雲而芒耀乎化日推其意
也直與卷阿江漢同流而還視昔人寶刀金甲之懟
長驅直搗之辛有不倫矣輶軒之采風樂府之演雅
猶將采之而况嗣業成家庸已於傳乎敏靖五山公
公之嗣也手輯其遺編爲六卷南園張公序之將命

梓人而未就緒乃今太保上公嗣之思繼志以傳乃
命永昌成史慎繼序之慎昔叨史局紬書石室獲見
昭靖忠敬遺烈於洪永實錄泊罪謫南中翦拂於公
家節下廿年知其閎闊勛華最悉焉故槩舉屢世功
業之大者以終義若夫詩云前序備矣

送卞蘇溪歸敘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敘州蘇溪卞公黑髮辭榮急流解印
臺省諸公力挽苦畱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順而
遽願高臥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
四十始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絲頰弁矣旣先禮而

仕今先禮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
心在魏闕之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爲心乎仕者言也
若予者身纓紱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強予
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畱者無以解也乃聽其
馳疏焉予旣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
怪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
人噫吾黨穠於世味乃爲緇流所嗤詠乎然如公者
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訾古今而淺測賢
達也近者綿州瓦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
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未老引去見於邸報士

林傳馨以爲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故知范長生勾
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氣所自固應
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
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然其仕
止在君非恬退由已也求之古人且難而况今人乎
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鍾鼎之
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
于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於賢人由是論之公之
茲歸不獨褫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

者舊者有考焉末綴以長短句一闋用代驪駒之什
云歸去來兮美公高致栗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
貴竹青油開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卿棘
公槐行可躋問何事急流勇退力挽難稽○公言某
豈栖栖奔走紅塵早歲迷况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
鵑花底蜀日平西布襪青鞋水邊林下尋壑經丘一
杖藜喜吾鄉散仙多侶勝日招携

韓太之赴徵命序

韓侯受命來尹新邑越有文告曰我尚稽古蜀土惟
遐埴壤滋沃歲其有恒有秋民鮮懷感厥今日替初

哉肆者弗靖用勤師于春違爾農秋伐爾刈俾析爾
聚凍爾葆洪降困騰師甫收功藥傷補敗爾尚未旬
攸宅復大役於林衡茲惟京室之構材程矧敢勿亟
身庸其劬口率其索天弗弔爾民曷其有甦

天子俾我作牧爾邑旣岐道候人其勤爾版籍匪衆
勞其未渠康艱哉明聽文告以自甦爾何勤非生何
貞非賦何懷非刑何備非武何崇非德勤生作富貞
賦作忠懷刑作祗備武作勇崇教作乂我聞曰爾俗
無膚險構辟其有爭禽愆餼則麗於法我罔俾輿臺
五百騷騷爾厥象攸召爾無我後爾有城郭溝池遂

松升齋文集 卷之三
弛禁呵衛闢宵通旅自今以始其毋闢宵通旅輶來
其留止里禁設勿野施互櫟爾則不聞鳴犬之聲我
牧用靖哉我民惟慙俞政乃和庶姓用奠旣最乃績
天子若曰猷載旌別匪逃或遺其式是邦憲我民不
斁於新命耆幼率繫鞶鞶鞅鞞曰侯竭去我之有侯
猶寒有旻幪猶饑有膏雨竭去我侯邑師氏偕命士
曰陟典在茲俾侯澤罔屯侯其往哉作廷納言言悉
攸行膏澤誕播在無疆爾民亦被茲無疆澤爾曷煦
懷惠無亦惟節趨是速退已復進曰侯實不貪曷用
致我忱旣乃爲詩以貽侯名之曰清江侯行自侯受

命至錫命惟三年

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之
爲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兵備
者六居南曰敘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居西白
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地古
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連烏蠻
其距吐蕃其利鏐鐵故其兵犀銳其時瘴癘故部使
者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勇而易法守其望京
師萬里其望成都亦千里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此五

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何以煩
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宁命之人以爲咸宜
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
况職方職掌地圖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民與才
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埃之政其利害也周矣其經
略也久矣非冒焉而姑試之云也去年從之在職方
時北虜告急偵警騎達於白楊口不見助勦立致退
靖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必其效者也渡瀘
水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徙臺登奪蠻險繼文饒之績
吾於茲行卜之矣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旣
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輿人誦
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藁爾
我邑秔稻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岌乎艱乎匪侯
之來城不完乎艱乎岌乎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輜車
之使采民風而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
而甘清苦可不謂廉乎能肩鏑土宇而捍民之大患
可不謂才乎歷兩邑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
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知成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大

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爲縣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退
不遺民譽無不上逮旁近州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
勸於良千里之民望之與將大受其福任之重責之
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患操冰築者廉矣
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清素兼此二美
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之循良何以
加焉侯旣廉且才寔兼二美人之難侯之易也尚能
不狃旣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一方戴
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昔漢
呂乂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遷

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於史冊以侯今日之出處
擬而論之若出一輒視履考祥尚無前人專其美哉

夏正小敘錄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
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
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徵
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
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
令又引時倣收場功備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天

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
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
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
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崇小正而詳還觀小正
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
冰雪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遷陟
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
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
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
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
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
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
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
宜存而不廢哉

管子敘錄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
其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
高一名形勢向子歆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
據今行世本視歆略篇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
遷書其餘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召忽之死也賢

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焯知爲後管者之論
乃若闔閭之世遠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
吳王好劔士多輕歿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
盡出仲筆矣弟子職一篇蓋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
而載之未簡好古者尤偉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
楊忱序旨高說奇惜今亡傳注者尹知章題冒房玄
齡遺誤如此且無篇第以爲繙病吾爲敘錄之以傳
焉爲卷二十四吾從今中爲經言爲外言爲內言爲
短語爲區言爲雜篇爲解爲輕重以緯之吾從古

石鼓文敘錄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衆所謂石雖
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卽
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學作歌紀之
今本存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
鼓音皆言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
老以石鼓文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皇以茲本所
載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
持邪得之不翅寶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
碑刻未及千載磨滅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
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

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收固博矣寧無絃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此可證一也唐章懷太子賢注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災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此可證二也高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陳倉籍甚此可證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

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證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爲曠絕此可證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此可證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巢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證七也至德中竇泉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云周秦漢之三賢今日驗之所

云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證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王深甫故迹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所云

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輦致于府學之門庶護以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於是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詩略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之大學刻潘廸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于海內大方家云

古文韻語題辭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

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冊有慕在昔
筮繇盤鑑盟詛昏冠嘏誅疫釁傲教緯憲箴今禁祝
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宥采匿
湊勺會涓斷珪碎璧空石餘辰窺水暇日因之窺斑
庶已賢奕

李太白詩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
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不
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
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溇

陽臥廬山永王璘以僞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
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於未遇時子儀請
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
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于彰明縣之
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村墓碣記以爲廣漢人蓋唐
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敘上裴
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
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

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
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蕤字
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康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康山讀
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
市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
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卽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
趙徵君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
夕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爲山東
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
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

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讀杜
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
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
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敘及詩皆不足信噫世
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
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
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
今爲王氏傳必曰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
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
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

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
子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
乃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可乎宋景文修唐書
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
其人可乎余故詳著而明辯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
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豈容喙
哉吾友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下走共爲詩者
嘗謂余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
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
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李前渠詩引

詩之爲教逖矣玄哉嬰兒赤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
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况乎毓精二五出類
百千六情靜於中萬物盪於外情緣物而動物感情
而遷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非先協律呂而後發
性情也以茲知人人有詩代代有詩古之詩也一出
於性情後之詩也必潤以問學性情之感異衷故詩
有邪有正問學之功殊等故詩有拙有工此皆存乎
其人也或政遇醇和則膏澤醲乎肱蠻時值宓黷則
勞苦形于詠謠皆復關乎其時也若夫八伯之雲紉

膏澤之醲也伍員之日暍勞苦之形也二雅三頌正之檢也桑中濮上邪之流也豈分窮達奚別古今貴耳賤目者乃云頌寢于周餘詩亡於刪後反鑑索照者復云詩在灞橋風雪不在東華軟紅拂哉藩伯前渠李公星輶下于天邑雲披會于江陽不鄙庸音下邳穹谷出其近作二百餘篇對閱移時退繹旬日公性能而好旣取材文選而效法唐音又景行崆峒而麗澤大復於堂萱隴條原翎雲鴻溫潤見孝友之性矣于協忠雙廟闕伯高臺感慨發思古之情矣矧往體格詩一一合作絢綵風骨彬彬不偏鼎實片巒侏儒一節遇于獨見而知弗埃九變而貫矣輒陳虛簡有覲實歸不揆授簡之知敢附題襟之後

霞丘歸引

霞丘子子言氏張任于滇免而歸居怡然熙溢然懌過余言之余假觴驛樂之語之曰止逝時也有乘之者有遇之者行藏運也有用之者有舍之者憂樂事也有行之者有違之者是紛紛者而奚統之昧者六之君子三之聖人一之悲夫世徒見夫競而得冥而失以爲人也烏睹夫競冥人也得喪者天也天者得耶冥亦得競亦得天者喪耶冥亦喪競亦喪徒敝敝

役役然豈知有力者負之而走乎內忘競冥于已外
任喪得于天斯至人之德葆光之道也霞丘子室寥
其言溪壑而罔測也作而曰夫子之言太玄矣抑吾
聞之仕進也宦遊也進固有退遊固有歸退固宜易
歸亦宜早吾蘊此久也且淹且滯幾困乃今得歸幸
矣遂矣舍而藏也憂而違也非而異也庶乎坎而止
乎世固有遊而不歸者乎是夢夢也楊子曰若言遊
乎舉世皆遊也適相是也而奚可非之若又以爲夢
舉世皆夢也夢亦大也余與子皆夢也無大覺焉能
診大夢請誰之覺之診之霞丘子口呿而弗吟楊子

曰余爲汝解夢歸賢于夢旅慵賢于夢劇歸矣慵矣
夢亦樂矣奚問覺也鄙患失乎寄去不亦樂乎其有
異乎已無愠乎辱無驚乎其無異乎有異乎無異乎
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子爲
予飲予爲子歌顧童子鼓筠擊節而和之其詞曰
張公蒼海客瀟洒出風塵挂冠東去飄然過我意何
真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于山色不獨爲鱸蓴鹿門
栖隱處行與老龐隣隙中光石中火夢中身蓬萊不
遠玉壺雲液注長春六六洞天飛步七七瑱花仙會
好在鶴磯濱約君携手去我本楚狂人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終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
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
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
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勤
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

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美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
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
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
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
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美不騁于中原王
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夔之偏方事機旣已遲
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
盜抹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
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

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
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
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
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
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
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
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
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
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
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蒞土人言夏水盛時

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
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
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
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
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
罍篆鏤燕然銘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
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
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
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
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

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
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
之使刻焉

江祀記

天子卽位懷柔百神南濱獻官史臣慎作江祀明天
子之績大統光有神器爲百神主嘉靖初元仲春吉
日乃肇修羣祀初筮於巳丑原筮于辛丑大昕具冕
服御正殿臚句傳遐致精純四馳上卿洎近臣徧于
嶽鎮海瀆古帝先王先師

皇祖諸陵分命史臣慎祀南瀆大江恭代鬯贄往監

攸沉禮章有軀厥惟多儀夏四月庚辰卜人練辰有
司備物史臣展儀肅將天祝幽贊于神明舉燿張樂
三獻望燎已事乃竣川靈答貺榮光伏氣旭旭杲杲
工祝拜手稽首曰惟明天子不愛牲玉禮儀具備神
降嘏福慎曰是知天咫焉知民則福在和民和民在
善政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依民曰罔依神亦罔依
明神失依淫祀其崇遠聰明醜正直求諸淫昏厲崇
豐昵非彝明神其吐之儉壬比周忠直其羞之世用
彫政用秕潤下反行罔象遂騰灾沴重仍漂邑害稼
叢降戾於茲邦厥驗惟不遠今

天子懋建中興基成民致神釐正祀典京邑首觀四
方毀石經之廟墮玄明之宮淫祠攸屏秩祀孔明凶
人黜伏俊良交慶元元蚩蚩咸蠲胥感矧曰明神其
有怨恫明天子克享萬靈克和萬民惟明覘幽惟幽
相明幽明禮樂厥鑿無岐嗚呼休哉爾工祝何知秘
祝於祈年飾瑞於效珎寔陋往聞惟道洽德潤滌嘏
蕩穢澤流南紀永我皇仁無疆之休哉史臣頌烈敬
垂鴻休於玄石

歲享旌忠廟碑記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日

董璋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至
遂自剄死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懂于天下驅馳
中原破勁燕潰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成擒于公
手及其守一隅孤城反受困于僮豎豈非天哉傳曰
善死者不亡公善死矣以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
氣凜然千載宜其赫爲明神廟食一方也歐陽公修
史以死事傳之五代之臣在是列者僅十人耳

國朝敦重祀典非功烈昭映史冊者不與大明會典
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忠廟在焉豈陳寶之光
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班乎土人每歲孟夏五日

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禱用社蜡顧未有迎享送
神辭縣人士以爲請乃衍楚辭國殤之義摛諸聲刻
諸麗牲石用薦歲嘗焉其辭曰炳骨蕭兮挹椒醑承
彤鬻兮闖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精爲星兮氣爲虹
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來兮霄曖舒披
颯爽兮英風噓紛羽旂兮揚鳥旗置霜稍兮繫雲駒
淵淵兮攄鼓噉噉兮陳竿歌振縷兮舞回裾神醉止
兮奄虞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霑俎兮霧蒙竿留我
禎兮蕃我禧驅伯強兮逐肥蠶畝栖粟兮箔委絲凶
菑蕩滌兮休德流滋恢台孟夏兮歲以爲期拜神貺

今神無射思斗城金壁今莫我邦土我民敬薦今無
絕終古

景川曹侯廟碑記

由永寧江下瀘州灘磧凡百十餘莫險于江門驛上
下數里

皇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陝西自寶
鷄達漢中貴州自永寧達雲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寧
達於利州又自梅嶺橋樁達于青川而江門險灘伐
石穿牆功尤鉅且難川陝雲貴四處東西南北廣輪
經緯五千餘里置驛奠郵檣橋架棧剗險爲平通夷

達華航鯨波而梯鳥道去喘嶮而就夷庚其功力豈
細哉乃不易一寒暑而克襄其成殆有神哉五丁之
開金牛李冰之鑿離堆豈復讓耶公自製碑文刻之
歲月工費首尾悉具慎渫過江門見之屢矣昔年待
罪史局紬書石室訪求國初功臣錄巨細頗詳而亦遺
川者鳳陽黃金纂述開國功臣錄巨細頗詳而亦遺
曹侯焉蜀之郡乘亦略不知修路濬江昉于何人非
缺典歟中丞百川張公檄納溪知縣李發建侯祠仲
山羅公繼之鳳岡一軒姚吳兩兵憲先後交速其役
相續遷秩去功未落成丁巳孟夏大巡少宇宋公按

部至瀘爰命攝州事馬湖府同知薛治建棹楔春秋
歲享徵文于慎爲之銘曰界首之江達於江陽漾以
長兮溯瀆湯湯亘以石梁舟楫妨兮天啓

聖皇爰命飛將西南方兮谷狠潭狂奠爲夷庚比宣
房兮百八十霜功積未彰吁可傷兮巴甸滇疆闡幽
是叢廟以觴兮條革有鶴旌旆其颺匪龐涼兮薦鯉
膾魴烹豚割羊簋簋享兮徼福祈祥惟神洋洋降茲
鄉兮南輪北航往來康莊無劬勩兮滄淒昭暘芷茂
蘭昌昭榮香兮樹碣崇岡刻辭琳琅示茫茫兮

工科題名記

六科爲

天子親吏列署舊在掖門內會值鬱攸變乃移署掖
外之兩翼其爲禁近同也官名在洪武初爲起居注
尋因在列者八十一人適合周士數遂稱元士又改
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乃用部名分六科官稱爲給
事中有都有左右定秩爲七品其爲侍從同也所掌
章有叅駁人有糾劾小有專達大有合舉其爲出納
同也厥制大凡如此諸科故事皆有題名以署切中
禁多建於東長安之直廬在工科者舊有仕版登首
景泰而止弘治中都給事中王君漢英鑱石記之則

自弘治而上溯洪武比仕版加詳正德中左給事中
王君拱之因廬灾碑闕恐墜其存復缺之版而續以
繼者今都給事中石君季瞻又惟前所題名有挂漏
也乃取之聖政記取之名臣錄取之文人之集取之
世家之乘以所續考重合二籍再立石焉視前大備
矣夫耳目之官聰明攸寄百度萬務悉在見聞聯事
交承怠以諉焉曰非職思之內也人其謂斯何故君
子謂是舉也見設官之意焉見納諫之美焉見前人
之績焉見後世之師焉見相觀之善焉見勸忠之誼
焉見官常之暇焉見墜務之修焉傳所謂言之可名

作而可記者夫是舉也季瞻實創之王君明遇祝君
逢緒翟君廷獻相之諸科之長黃君伯魁俞君國昌
朱君應周汪君天啓王君存約相與觀厥成焉

四川御史題名記

御史之職出則布

天子之憲于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惟肅雖僻于絕
徼徼於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藝與豪猾并植束手
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激揚黜陟
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指之使
見于史籍東西之略于是乎知之內外之治于是乎

齊之重不亦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或忘遠之
忘治之戾也維

皇建極分天下爲布政司者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
之歲恒廷遣一人往按其方西蜀自古號爲逃遠然
去漢唐當時都極不過三四千里今

國家宅冀方應北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
月期長吏媿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
寃滯之獄灾沴逋逃之變一不達于縣再不達于州
天日高遠有終坐債圯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
行之法天下所均蜀其尤重者也歷

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周甲子而道揆法守無有遠邇
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不出垂拱實惟
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史平行臺舊
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逮正德丙子得九
十二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盧君師邵來
按乃伐石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邵始匪用銜交承
聯歲月而已因其名問其行考其時稽其事于政庶
有禪乎其說在前碑之跋實君盡言也將拓大前躔
而塞之違又將使嗣者周旋其言而興起焉
當宁之憂庶其可分遠人之望庶其可達官師之規

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崇教厚俗禁慝去衰吏
有治程民有奠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術之懿而品
藻之公發擿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言云碑事
適成君將致代予與爲記也

四川建昌兵備道題名記

西蜀憲司臬臣奉

璽書整飾兵備者六居東曰東達居南曰敘瀘居北
曰安綿居西北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
昌建昌其治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
度索其濟縣橦

橦音童竿也西
京賦都盧尋橦

其連烏蠻其距吐蕃

其利鏐鍤故其兵犀銳其時瘴厲故采風監使罕至
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悍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
而遙望成都亦千里而遙故有事則艱于達聞有警
則易爲析蕩此五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而
當宁顧諟岩廊經略兵備之選尤爲重焉事事有備
備不亦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邇者嘉靖十七
年以川南壤地綿亘廣輪千里難於控制乃以眉邛
雅三州八縣併建昌六衛天全黎州二司增爲上川
南道文經武緯繡錯牙入建節開府于邛而霜降氛
銷歲行秋焉規撫詳矣擘畫精矣行司舊有題名之

碑而石理狩泐字類蟬蝨歲乙卯今兵憲北川陸公重勒堅珉于臨邛之署以趾前美啓後賢可謂品式備舉綜理微密矣不鄙以記屬慎昔從史氏後不敢以不文辭公在鎮二年揆文教以淑士類奮武衛以懲不恪傍睨者初咸危且難之後乃服膺交頌焉是非走一人之言也全蜀輿人之言也

兵備姜公去思記

龍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鷄廟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箐諸寇夷也不田不蠶劫以爲世箐居則以善劫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

爾男能蹶張而劫商乎若是者以爲恒俗弘治中始州賓川衛大羅城迷渡戍普泐凡以弭之也而竟不弭時有某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下夷寇直前立捽二商刃之囊其貨而去若是者以爲恒聞嘉靖初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飭備瀾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爲世官而縱寇分贓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爲爾之不治何以我爲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出死力以效用奉檄尅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巨寇尼龍伏鎖姚嵩路通矣又單騎躬至夷箐召譯

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陷爾民爲盜今吾爾
撫悉令爾盜爲民皮裳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
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獲騰獲獲音歡野豚也又音權呼曰前
此我輩下山卽執誣指爲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
求活之道非劫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泣此地亦不曾
聞此言有苦莫伸今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
不爲非矣相率解刀弩率妻子羅拜公問之曰是若
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耶對曰然爾不愛邪對曰愛
因諭之曰爾爲盜受戮身首異林所愛非爾有也咸
叩頭洒泣拊心誓曰不復爲非矣自是夷民出箐爲

市無異編民行商宵征哨堡晏寢百年來未之前見
也夷有虧定者夙爲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諍
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爲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
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
環瀾滄千里行旅戴之如父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
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皆重惜之商人相語
曰我曹無庇矣去之日攀鞅拜塵咨嗟涕洟者塞塗
十餘里趙州同知呂希夷因民不忘立去思碑請文
之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觀公之跡足
以爲效矣其馭土酋曰威撫箐夷曰仁威逋寇曰義

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以耻格
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昧者爲之徵調千里騷駭一
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得
喪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惜公弗
可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
由勿更則爲道徑而爲力易是故西人之望也思公
者其有感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新都縣重脩儒學記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恒久蓋自鴻荒肇辟
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乂以易大傳所敘十三

卦觀之自網罟耒耜至於宮室書契所以厚生安性
者備矣翳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於是乎嘉會比屋
于是乎可封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稱堯曰大哉
而與天同其蕩蕩所謂煥乎文章者在是矣其後成
湯遂有天下而孔子殷之後也生當春秋之世立乎
定哀之間帝綱沉聖法斲鳳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
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開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
大明於下是契爲一代師而孔子爲億萬代師矣祖
孫相望上下千載又纂堯之成功文章於無窮而蕩

蕩與天同大焉惟時禹稷皆聖人皆有大功於民其後皆有天下然未有世系綿延與天地並如契之後也以是知教化之功大矣天之篤祐斯文者至矣慨在當時傳習肄業惟緇帷之林杏樹之壇舞雩之下未有宮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普也士生斯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自漢文翁爲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文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子繼美兄弟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文燭益輝學記有楊炯之碑摘辭挾千言之藻鍈石雖泐

方乘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之師範五城布景範之畫節王事

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蚤識劉基于泥塗以成開天攘夷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乃弘治甲子歷嘉靖丙戌廟廡傾頽安神無所堂齋坍塌鞠爲園蔬王簿薛君海請于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繼之戴公鱉巡按吳臯喻公時提學憲使雨泉陳公鏊同聲衆允助以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克孫翮又汲汲經營不愆于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月八日隆棟而木有古株躍于水中奇若禹廟之梅梁事符臨武之鼓

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遂創此巨役畢茲庀休
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有
禪于吾邑非淺而食不出于頭會泉不出于口率尤
人之所難事之可紀也薛尹劉孫四君及學彥_某等
以慎邑人也見委以記繪天遊聖何假彫蟲之辭大
壯斯干聊爲歲月之紀用鐫靈陶禪垂永襮其工直
金粟之目董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
辰之卜並列姓名於碑之陰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

使仰齋胡公堯時建議上請於

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
菜于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有記縣之官師請於胡
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屬爲記之慎參按圖
經域志定遠在漢爲越巂郡地三國時諸葛忠武侯
征南中營于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存唐武德中置
西濮州貞觀中改名髡州後訛稱牟州宋世淪于段
高二僭夷至胡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爲定遠州
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爲縣百七十年而始建學
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

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巂者以斯地實越巂水以彰休盛然特爲僻土服遠言爾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叛宋則畫界陸沉元雖合爲一統而胡俗無譏焉國家以綱常爲治禮樂爲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憬彼自棄乎矧髮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真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

于六經而發揮于諸儒更僕不可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脩焉之餘而馭焉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可以爲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人乎庸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碑之陰

臨安府鄉賢祠記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遺者增之嚴不在祀法者汰之未剏者于是乎始乃雲南臨安知府

事姜安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維賢詢輿議
稽郡乘師言僉同堯言攸協乃上于布政使王俊民
聞於監察御史董珊卒如若請鄉賢之祀自今日始
也祠我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府知府邢公
幹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
縣田公榮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
處脂膏不自肥澤西湖廣其利鄞水安其鍾考績三
載最于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瞻族而族待以舉
火起家而家世其清德守瀘州而瀘人尸而祝之守

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悃悞
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蕃祉
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于媚貴人而有餘于
裕孱民勇於退田畝而怯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
也臨安在唐宋爲剽分元世無聞自

國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
嚴哉世之巧言強有力者可以百役其私智而不獲
一于公議蝨于庭蠹于里陽鱈于邦剪公財隸弱產
豐屋蔀家華衣光佩市童詡里婦矜朝露未期厭厭
如泉下人矣况能作九原凜生氣享社獻侑瞽宗乎

君子謂是舉也昭則戒違彰往勗來是之謂名教名
教之謂政首政首之謂人綱人紀人紀弗紀曷昭曷
戒曷彰曷勗哉作臨安府鄉賢祠記

七星橋記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雲之剽分躔參井之餘度
粵乂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
畢節關索授鉞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
狂溪狼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比虎牢而
倍蓰兩嶽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
鼓洪濤于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李于荒途叱石誰感

乎鼉鼉成梁空瞻於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
黃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喟然嘆云高下必因
乎丘澤朝夕恒倣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岸兼
千章饒地產之名材人心若堅神功可與矢磨杵成
針之志徼折梅寄橘之靈薤獮刊林鳩偃鏤岳淬茲
寸願礪彼羣徒高義動萬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
刀布出翳薈而壯結構剡頤頤音莖莖音以施輿杠
鴈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染魚鱗上瓦闌風伏雨無虞
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楷銀漢以橫陳雪浪
雲濤拖玉虹而曲抱騎無輸載氓不褰裳陽侯驚波

易爲方軌馮夷浸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渾於黃河
手握征南之節較昔梁孫原于黑水身乘博望之槎
豈有一介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
道之景行歟莫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
之口碑隱行昭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績
可譬郁郁之文爰鍤貞氓匪溢華袞薄言觀者勿替
引之

雲局記

點蒼山之禁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
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

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子
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
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
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
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
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
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
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况於人
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

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
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碧曉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曉
以山形似秦曉關受此稱爾高曉與碧鷄相望如箭
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髹古定曰碧
曉慙獻疑於楊子曰茲曉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
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
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
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大鹵也

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
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于名人則從本
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
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大原
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廬戎曼子皆不易矣
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
兩漢地名名今各驛傳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於滇每慨
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崒嶮而爲祿脹呂閣而
爲呂合金浪巔之爲丁當丁瀾滄江之爲浪滄江也

不止曉之爲橋耳方言旣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是名也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薈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郭門雙節記

叅戎雲屏郭公廷用楚之長沙茶陵世家也嫡母蕭氏以三十一歲實所天生母許氏以十有九同守孀操是時雲屏方在蓐室二夫人毓遺腹以至成童又

遭家難豪仇侵誣欲加陰害甘心焉二母曰祖爵不可墜也罄其家貲賄以藩身幸脫我仇之疾雲屏甫五齡得從優給之例十六歲蔭世爵二母慈愛於閨中而嚴囑榘楚於師席以抵學成中武進士前列嫡母以三十例格于旌典而生母十九例得之而壓于嫡雲屏孝思之誠未得一伸乃甲寅歲視篆蜀閩百廢興而積弊剗部曲諸武弁皆洗心依歸嚴明文雅兩臺交薦及膺

簡在陟迤西川貴左將侍慈幃還楚求終養入奏未允戊午春方命駕永寧時有邊警又值明堂大厦掄

材之役公私勛公處之裕如兵不煩而式遏民不
瘁而事集兩省賴之而雲屏愛日之念未忘也一日
以其事語定水馮子馮璇曰吾遊於楊升翁之門翁
史氏也一言垂于竹帛比之前代衛風栢舟之詩劉
向烈女之傳播榮名于百世與旌表棹楔之典同顧
不韙歟雲屏喜曰是吾志也此可以發吾二母之潛
德矣慎也旣雅重雲屏之孝思敢愛不腆之辭以禪
風化乎作郭門雙節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

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
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
云陳富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
陳僅二十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
一歲未幾陰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
泣曰吾一移所天孤子將誰撫蕭祀緇矣乃躬躬然
厖翼翼然藏以世建爲命償銀釧市書冊勸以學世
建長爲受室余氏余復夭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稔
又以衡爲命益拮据治絲親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
口至白首今則六表有五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

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
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蓋虞
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在我之懷日在天
之上寧死蕭牖下忍悖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
食寢然後寢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
內政井井中度雖頻遇荒曠而婚喪慶吊內宗之週
助無廢禮至于教子務底于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
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
亦爲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并曜同
門邑里上其事于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上其

事于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鄉東洲李公邦直
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
紀彤管有煒焉然皆爲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
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
一代未之前紀也歎其難乎亶其傳乎慎母族內江
旣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喟曰是幽
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
記可詩可誦劉向之籍僧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
歌何以加焉乃略舉大綱以爲斯記以附蕭氏世譜
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於余

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